

#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东·南风译



#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东 南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ИЕ

---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 ти  
томах, т. 11,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9 年版译出

复 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安东 南风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数 12.5 插页 2 字数 395,000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01 — 70,000 册

ISBN7-5327-2093-4/I · 1231

定价: 11.30 元

## 目 次

|           |     |
|-----------|-----|
| 第一部 ..... | 1   |
| 第二部 ..... | 176 |
| 第三部 ..... | 324 |

## 第 一 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

尽管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将他们聚居的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用石头覆盖地面，不让地上长出任何东西，尽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的浓烟四处弥漫，尽管树木被滥伐，鸟兽被驱逐，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阳光和煦，小草复活，只要除根不尽，它们就生长、发绿，不光在林荫道的草地上，而且在铺路石板的夹缝中。桦树、杨树、稠李长出黏稠清香的嫩叶，菩

提树鼓起一个个饱胀欲裂的新芽。寒鸦、麻雀、鸽子怀着春天的喜悦，已经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被阳光照暖的苍蝇也在墙脚嗡嗡作声。草木也好，鸟雀也好，昆虫也好，孩子也好，全都生气勃勃，喜气洋洋。惟独人，惟独成年的大人，却不停地在欺骗、折磨自己和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一切生灵而赐予的这个世界的美，那种促使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人们认为，眼下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春天带给一切生灵和人类的祥和与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头天接到的一份编号加印、注名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将三名在押审查的人犯，两女一男，解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犯系主犯，必须单独押解。根据这个命令，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时，看守长走进女监昏暗而臭气熏人的走廊。紧随其后的是一个面容疲惫、鬓发花白的女人，穿着袖口镶金边的制服，束着一根镶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要提玛斯洛娃吧？”她和值班看守走到门朝走廊开的其中一间牢房门口，问道。

值班看守咔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顿时从牢里冲出一股比走廊里更熏人的臭气。值班看守冲里吆喝：

“玛斯洛娃，过堂！”随即又掩上牢门，在门外等着。

即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风从城外刮来的清新爽人的野外空气。可是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充满伤寒病菌，充斥着粪便、焦油和腐败物的恶臭，令任何人一进来，立即就感到忧郁和烦闷。虽然女看守闻惯了这污浊的空气，可是她从院子里一进来，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她一走廊，顿时感到疲倦，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片忙乱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走路的啪嗒声。

“快点，玛斯洛娃，手脚麻利点，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约莫过了两分钟，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隆起的年轻女人健步走出人门，一个急转身，站停在看守长身旁。她内穿白上衣、白裙子，外罩灰色的长袍。脚上穿着亚麻布袜，外面套着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里巾，头巾下显然有意露出几绺鬈曲的黑发。这个女人的整张脸呈现着的有长期遭受幽禁的人才有的特殊的苍白，使人联想起地窖里的马铃薯不

幼芽。一双不大的手和从灰袍的宽领子里露出的肤色白皙的、丰满的脖子也是这样的颜色。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在暗淡无光的苍白的脸色衬托下，她的眼睛显得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是很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带斜视。她笔直地站着，挺着丰满的胸脯。她来到走廊，微微仰起头，直视着看守的眼睛，停在那里，随时准备执行对她的任何吩咐。看守刚想锁上牢门，从内探出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的一张苍白、端正、满是皱纹的脸。老太婆对玛斯洛娃说着什么，可是看守将牢门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去，蓦然那个脑袋不见了。牢房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哈哈大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身对着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里边的老太婆紧贴小窗，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定一条就行。”

“好歹得有个结果，总不会比现在更糟，”玛斯洛娃晃了一下头，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深信自己说得俏皮。“跟我走！”

小窗口里现出的老太婆那只眼睛消失不见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央，迈着细碎的快步，跟着看守长走了。他们沿着石砌的台阶往下走，从比女监更臭、更闹的男监旁走过，男监的每扇牢门的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他们走进办公室，里边已经站着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坐着的文书将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带走吧。”

下诺夫哥罗德农民出身的红脸麻子士兵将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里，然后微笑着对他的高颧骨的楚瓦什人同伴朝女犯挤了挤眼。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门坎，来到院子里，然后出了院墙，来到城中石铺的街道上。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官吏都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人摇着头，心中思忖：“瞧，这号人行为不端，不像我们，结果弄到这样的地步。”孩子们惊恐地望着女强盗，幸亏有两个士兵押着，她现在再也不能作恶，这使他们感到放心。一个卖了焦炭、在小饭馆里喝足了茶的乡巴佬走到她身旁，画了个十字，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人们的目光向她射来，她虽然未掉头，但悄悄侧目瞟了那

些人一眼，人们对她的注意使她觉得快乐。与监狱里相比，这里春天的空气比较洁净，这也使她快乐，只是走在石铺路上双脚生疼，因为她久不走路，而且还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于是她瞧着脚下，尽量下脚轻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一群鸽子大摇大摆地走着，谁也不去欺侮它们。女犯脚差一点碰到一只瓦灰鸽，鸽子扑棱一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贴着女犯的耳边飞过，给她带来一股清风。女犯微微一笑，可是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喟然长叹。

##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是未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这个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乡下，母亲为一对地主老处女姐妹做工。未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孩子，并且按农村的惯常做法，给婴儿行洗礼，然后母亲不给婴儿喂奶，于是这个不该出生的、妨碍干活的、多余的婴孩很快也就饿死了。

这样已经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受过洗礼，都不给喂奶，统统都是饿死。第六个孩子是她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本来婴儿的命运也会同前五个孩子一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偶然来到牲口棚，斥责女饲养工，说奶油有牛骚气。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婴儿躺在牲口棚里。老处女说完奶油的事，又责备不该让产妇进牲口棚。她正打算离开，突然看到婴儿，忽发慈悲之心，自愿做这个婴儿的教母。她为女婴行了洗礼，后来因为可怜自己的教女，常常送点牛奶和钱给她的母亲，女孩就这样活下来了。老处女两姐妹为此叫她“得救女”。

女孩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口的老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便把她领去抚养。很快黑眼睛的小姑娘出落得非常活泼可爱，使两个老姑娘常常觉得快慰。

两个老姑娘中的妹妹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正是她给小姑娘行了洗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则较为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给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打算收她作养女。可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女孩应该干活，成为贴身使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情绪不佳就罚她，甚至还打她。小姑娘在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影响下，长大后成了半是使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是不俗不雅的，既不叫卡季卡，也不

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她缝纫刺绣，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烧烤食物，准备咖啡，洗洗零星衣物，有时还陪两个老姑娘闲坐，为她俩读书消遣解闷。

有人来求婚，可是她谁也不嫁，她觉得与那些卖劳力的求婚者共同生活，对她这个过惯了地主家舒适日子的人来说，未免太艰难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富裕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尽管她既不敢向他表示，也不敢对自己承认。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上战场时顺路拜访两个姑妈，在她们家住了四天。临走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她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一心想着如何逃避行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但不愿好好侍候两个老姑娘，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突然发起脾气来了。她对她们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觉得懊悔，于是要求辞去活儿。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也就放她走了。从老姑娘家出来后，她到警察局长家当使女，可是在那家只待了三个月，因为警察局长虽是年已半百的老头子，却不停地纠缠她。有一次他骚扰得太厉害，把她惹火了，骂他混蛋和老鬼，而且当胸推了他一下，把他推倒在地。她因粗暴无礼遭辞退。再找活儿已不合适，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她只好住到一个接生兼贩酒的农村寡妇家。分娩很顺利，可当时接生婆为村里有病的产妇接过生，把产褥热传给了卡秋莎。生下来的婴儿是个男孩，被送到育婴堂，据送他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的时候，身上一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得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给的。她离开接生婆家的时候，身上只剩六卢布。她不懂得爱惜钱，自己花，别人要，她也给。接生婆收了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算作两个月的吃喝的钱，二十五卢布用来雇人送婴儿去育婴堂，接生婆又借去四十卢布买奶牛，还有二十卢布买衣服买礼品零花掉，所以等到卡秋莎身体复原，已经身无分文，不得不找活儿干。她在林务官家找到了活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可是那副德行和那个警察局长一个样，卡秋莎进门第一天，他便来纠缠。卡秋莎很讨厌他，千方百计躲避他。可是他很世故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抓住时机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有一次遇见丈夫

和卡秋莎单独在一间屋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厮打起来，结果被赶出门，连工钱都没有拿到。于是卡秋莎进城住到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原先生活过得很好，现在没有顾主，因而借酒浇愁，把能到手的東西都換酒喝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借以养活子女，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妈建议玛斯洛娃到她的洗衣店里当洗衣女工，但是玛斯洛娃看到姨妈家的洗衣女工生活实在艰辛，因此迟迟拖延着，同时到各个佣工介绍所里寻找女仆的活儿。不久活儿找到了，是到一位太太带着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去。干了一个星期后，这家上六年级、蓄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干脆不去上学了，整天缠着玛斯洛娃，搅得她不得安宁。母亲把一切都归罪于玛斯洛娃，把她辞退了。新的活儿没找到，但玛斯洛娃在女佣介绍所里遇到一位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得知玛斯洛娃的处境，知道她在找活计，便给了地址，让玛斯洛娃去找她。玛斯洛娃去了她家，这位太太热情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使女去某地送一封信。晚上，一个留着斑白长发和灰白胡子的高个子走进房间，老头子一进来，就坐到玛斯洛娃身边，两眼闪闪放光，脸上堆着笑容，仔细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隔壁房间，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鲜嫩得很，乡下来的。”后来女主人又叫去玛斯洛娃，说他是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合他的心意，他什么都在所不惜。她果然令作家称心，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经常与她相会。这笔钱很快就花完了，一部分付了在姨妈家的生活费，一部分买了衣服、帽子和丝带。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来找她。她又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还建议她搬到单独的住处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租的寓所里，她爱上了同院住着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将此事告诉作家，于是她又搬进单人住的小寓所。那个店员答应娶她，可是后来不告而别，显然，把她抛弃了，自己去尼日尼，撇下玛斯洛娃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独自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人家不许她住。派出所长告诉她，只有申领了黄色执照<sup>①</sup>并接受体检，才准许这样住下去。这时她只得又回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衣裙、斗篷和帽子，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当洗衣女工，以为她过上了上等人

---

① 指妓女执照。

的生活。对玛斯洛娃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现在她同情地望着几间陋屋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枯瘦的洗衣女工过着苦役犯般的生活,其中有些女工已经得了肺病,可是她们都得在三百度<sup>①</sup>的肥皂水蒸汽中不停地洗啊、熨啊,那里的窗子无论冬夏永远开着。她想到自己本来也可能去干这样的苦差使,不禁胆战心惊。

正当玛斯洛娃失却任何依靠,生活特别穷困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斯洛娃早就开始抽烟,在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及被店员抛弃之后,越来越上瘾地喝起酒来。酒所以使她上瘾,不光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能使她忘却她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酒能给她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对自己人格尊严的自信,没有酒便没有自由和自信。不喝酒,她便感到苦闷和羞耻。

牙婆请姨妈吃饭,把玛斯洛娃灌醉,让她到本城最上等的妓院营生,给她列举了那里的种种好处和优势。玛斯洛娃面临选择:要么去当有损尊严的女仆,将来免不了受男性追逐纠缠,与人秘密临时通奸,要么去干有保障的、合法的、安定的行当,即公开的、法律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性的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通过这个途径向那个诱奸她的人、向那个店员及所有坑害过她的人报复。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原因诱使她作出最终的抉择,那就是牙婆对她说的,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做各种质料的衣服,比如天鹅绒的、罗缎、丝绸的,或者袒胸露臂的舞服。玛斯洛娃想象自己穿着黑天鹅绒滚边的、黄艳艳的、袒胸露肩的绸缎舞衫的情景,再也经不住诱惑,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sup>②</sup>。当晚牙婆雇来马车,将她送进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玛斯洛娃从此过起了违反上帝戒律和人类道德的长期性的罪恶生活,千千万万妇女过的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利益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还得到它的鼓励。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常常十有八九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沉沉昏睡。下午两三点钟才懒懒地从肮脏的床铺上爬起来,喝矿泉水解酒,喝咖啡,穿着宽大的罩衣、短上衣

---

① 此处系列氏温度,相当于摄氏三十七点五度。

② 交出身份证以换领黄色执照。

或长衣在各个房间懒洋洋地闲逛，隔着窗帘往窗外眺望，有气无力地互相对骂几声，然后洗头洗脸，往头上、身上抹油，洒香水，接着是试衣服，为衣衫不称心与老鸨吵嘴，对着镜子细照，涂脂抹粉、描眉，吃又甜又油腻的食物，然后换上袒胸露臂的鲜亮的绸衫，走进装饰华丽、灯火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来到，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抽烟，与男人通奸，其中有青年、中年，也有半大小子、老态龙钟的老头，有单身汉，也有娶妻室的，有商人，也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也有鞑靼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身体健康的，也有患病的，有喝得醉醺醺的，也有清醒的，有行事粗鲁的，也有态度温柔的，有军人，也有百姓，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总之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各类性格的，应有尽有。喊叫调笑，打架奏乐，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通宵达旦，奏乐声不绝于耳。只有早晨才得脱身，方可昏昏入睡。她们天天如此，整整持续一周。到了周末，她们就去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有政府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认真严格，有时候则失却了自然界为阻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也赋予动物的羞耻心，以调笑取乐的态度为她们检查身体，发给许可证，准许她们继续犯罪，就像她们与自己的同谋者上一周所干的。于是，照例又是一星期。就这样，无论春夏秋冬，不分平日假日，她们天天如此。

玛斯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在她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为此她进了监狱，在与杀人犯、盗贼同狱待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往法院受审。

### 三

玛斯洛娃被押解兵押着，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就要走到区法院<sup>①</sup>大楼的时候，她的两个收养人的侄子、曾经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正躺在铺着羽绒床垫、被单已经揉皱的高高的弹簧床上，穿着干净的荷兰式睡衣，敞着领口，胸前的皱褶熨得笔挺，吸着纸烟。他失神地望着前方，思索着今天该办的和头天发生的事情。

---

① 区法院系帝俄时期的审判机关，根据一八六四年审判条例设立。法院管辖区包括两三个县。审理刑事案件有陪审员参加。

昨天晚上他在有钱有势的科尔恰金家度过。人们都认为他一定会娶这家的小姐。想起昨晚的事情，他叹了一口气。他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中另取一支，但又改变了主意。他从床上垂下两只光滑白净的脚，用脚摸索着穿上鞋，将一件丝绸长衣往圆滚滚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急促沉重的脚步，来到卧室隔壁散发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的盥洗室。他用特制的牙粉刷干净多处补过的牙齿，又用芬香的漱口剂漱了口，然后用各种不同用途的毛巾将浑身上下洗净擦干。他用香皂洗净双手，用小刷子仔细刷干净长指甲，在大理石的大洗脸盆边洗了脸和粗脖子，然后又走到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可以淋浴。他用冷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盈的白净躯体，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穿上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和擦得像镜子般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不同的梳子梳理他那髻曲的、不大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部已见稀疏的髻发。

凡是他使用的东西，比如衣着打扮用品：内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都是最高级名贵的，样样都高雅、大方、坚固、贵重。

涅赫柳多夫从十来条领带和胸针中随手拿了一套（从前挑选领带胸针颇感新奇有趣，如今全都无所谓了），再穿上摆在椅子上的事先刷净的外衣，现在他虽说不上是朝气蓬勃，但也算整洁干净，香气四溢了。他走进长长的餐厅。餐厅的镶木地板已由三个农民于头天擦得发亮，餐厅里摆着高大的橡木餐柜和一张同样很大的、桌面可以拉长的大餐桌，雕成狮爪状的桌脚张得大大的，显出一股庄严的气势。桌上铺着浆过的绣有花字组成的大族徽的薄桌布，上面摆着咖啡香气扑鼻的银咖啡壶，银糖缸，装着煮开过的奶油的奶油壶，还有一篮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餐具旁边摆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到的《两个世界评论》<sup>①</sup>。涅赫柳多夫刚要看信，从走廊的门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一个身穿丧服、上了年纪、体态肥胖的女人，她头戴花边头饰，以掩盖日见其宽的头路。她是不久前刚刚在这个住宅里去世的涅赫柳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现在她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先后约有十年时间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旅居国外，颇具贵妇人的外貌和风度。她从小在涅赫柳多夫家生活，在德

---

① 法国期刊，创办于一八二九年，以其文学评论方面的影响而著名。撰稿人包括巴尔扎克、雨果、泰纳等人。原文为法文。

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sup>①</sup>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开玩笑地问道。

“公爵家的女仆送来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的，还是公爵小姐写的。女仆早就来了，现在我房间里等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着把信递给他，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的，这就办，”涅赫柳多夫说。他接过信，发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脸上的笑容，不禁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意味着信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写来的。照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涅赫柳多夫打算娶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示的这种推测使涅赫柳多夫感到不快。

“那么我让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拿起一把放错地方的刷桌子用的小刷子，将它放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从从容容地走出餐厅。

涅赫柳多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送来的散发着香气的信，看了起来。

“为履行我所承担的替你记事的职责，”一张纸边不齐的灰色厚纸上用尖细而稀疏的字迹写着，“现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必须到庭当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不可能如您昨天以一贯轻率的态度所答应的，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除非您肯向区法院支付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sup>②</sup> 因为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离开，我就记起这件事。请您不要忘记。

玛·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还有附言：

---

① 米坚卡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② 原文为法文。

“妈妈让我告诉您，您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不管什么时间。<sup>①</sup>

玛·科·”

涅赫柳多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便函是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两个月以来针对他进行的巧妙计划的继续，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用无形的线将他与她紧紧拴在一起。不过，除了那些年纪不轻而又未热恋的人们在结婚问题上总是表现犹豫不定这一原因之外，涅赫柳多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使他即使拿定了主意结婚也不可能现在立即就求婚。这倒并非因为他十年以前诱奸了卡秋莎，并且过后又将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完全忘却，他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结婚的障碍。原因是他现正与一个有夫之妇在私通，这种关系现在从他这头说来已经断绝，但是对方并未承认断绝。

涅赫柳多夫与女人打交道总是胆小怕事，正因为这种胆小怕事，才使那个有夫之妇产生了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涅赫柳多夫常去参加贵族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这个女人引诱他发生了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涅赫柳多夫来说，一天天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也越来越可憎。起初涅赫柳多夫抵挡不住诱惑，后来他感到负疚，他不能不经她同意就扯断这种关系。正由于这个原因，涅赫柳多夫才认为，自己即使有心向科尔恰金娜求婚，但也无权这么做。

桌子上放着的这封信正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和邮戳，涅赫柳多夫脸红了，立即感到情绪激动，每当危险临近他都有这种感觉。但是这次情绪激动却是毫无意义，涅赫柳多夫的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在信中通知他，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请涅赫柳多夫一定赴会，在讨论学校和道路等重大问题时给予支持<sup>②</sup>，预料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将遇到反动派的强有力的阻挠。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涌现的反动浪潮展开斗争。他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以致对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一无所知。

涅赫柳多夫回忆起自己同这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所有痛苦难堪的时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刻。有一次，他以为那个女人的丈夫知道了底细，准备与其决斗，他打算在决斗时朝天开枪。另一次，场面也很可怕，那个女人绝望之中跑往花园里的池塘，打算投水自尽，而他跑去找她。“在她没有答复之前，现在我不能到她那里去，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心中想道。一星期之前，他给她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信中承认自己有罪，并准备以任何方式和代价赎罪，不过他仍然认为，为了她的利益，他们的关系应当彻底结束。他等待的就是对这封信的答复，但是还没有等到。没有答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征候。如果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早就写回信了，甚至还会亲自找上门来，就像以往那样。涅赫柳多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既使他妒忌难过，也使他高兴，他有望从恼人的虚伪中解脱出来。

另一封信是管理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中说，他涅赫柳多夫必须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遗产继承权，此外，对如何经营地产作出决定：是继续像已故公爵夫人在世那样经营，还是按他以往向公爵夫人建议、现在又向年轻公爵建议的方式经营，即增加农具，把原先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来自己耕种。总管在信中说，后一种经营方式获益更多。总管同时在信中道歉，按计划应在本月一日寄出的三千卢布稍稍耽搁了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个邮班寄出。他之所以没有及时寄出，是因为无论怎样也无法从农民手中收齐这笔钱，农民极不诚实，以致不得不请求官方采取强制措施才奏效。这封信使他既愉快又不快。愉快的是，他感觉到自己具有支配巨大财产的权力；不快的是，他青年时期曾是赫伯特·斯宾塞<sup>①</sup>的忠实信徒，由于自己是大地主，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sup>②</sup>中提出的关于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特别使他惊讶。他凭着青年人的率直和果断，不光在口头上说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仅在大学里写论文论述这个问题，而且付诸行动，当时他就把一小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的，是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属于他个人的）送给农民，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仰而占有土地。现在因为继承遗产他成了大地主，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放弃财产，就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sup>③</sup>土地那样，要么以默认的方式承认自己以往的所有想法都是错误的、虚伪的。

---

①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的进化论者。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

前一种选择他做不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它生活资料。他不想去做官，可是又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而且认为不可能改变。再说也没有必要，因为青年时代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果断、虚荣心和一鸣惊人的愿望，都已不复存在。后一种选择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不能否定，当初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的，许多年后又从亨利·乔治<sup>①</sup>的文章中找到光辉的论证的，关于占有土地不合法的明白确凿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总管的信使他不快。

## 四

涅赫柳多夫喝过咖啡，就去书房查看法院通知，他应在几点钟到法庭，另外他要给公爵小姐写回信。要去书房必须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有一张上下颠倒的未画完的画。画室里挂着几幅画稿。看到他已经花了两年苦功的这幅画，看到那些画稿和整个画室，他再次深切地感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再提高了。他把这一感觉解释为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审美感，但是这种感觉毕竟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之前，他认定自己有绘画的天赋，于是辞去军职。他从艺术创作的高度，以带点蔑视的态度看待其他所有工作。现在发现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心情沉重地打量着画室里所有这些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十分高大宽敞，各种摆设、家具、设施应有尽有。

涅赫柳多夫在大写字台的标有“紧急”字样的抽屉里立刻找到那张通知，上面写着必须在十一时到庭。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他感谢他们邀请，尽可能在饭前赶到。他写完后，觉得口气过于亲密，就把它撕了。于是另写了一张，可是又太冷淡，几乎是轻慢。他又撕了，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铃按钮。一个系着灰细布围裙的上了年纪的男仆走进门，他脸色阴沉，胡子刮得精光，但留着低低的鬓角。

“请您派人叫辆马来。”

“遵命。”

“另外，告诉在等回音的科尔恰金家的来人，谢谢他们东家，就说我会尽力赶到。”

---

<sup>①</sup>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